

見證日本戰國最後一役 西人文書新發現



日本戰國時期的故事，是許多作家熱衷的題材，產生了眾多小說、影視佳作，不少外國讀者也因此對日本戰國人物及歷史耳熟能詳。近日日本媒體爆出一件新聞，十七世紀初在日本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親歷了豐臣家滅亡的大阪（今大阪）之役，目睹了慘烈一幕，並把所見記錄在文書中，這部分文書最近被發現及整理，為日本戰國結束前最終一戰增添註腳，相信以後會成為作家們的新題材。文：蕭坦

■大阪夏之陣屏風，由黑田長政的畫師所繪（通稱黑田屏風、大阪城天守閣所藏）

■研究者展示的文書（海牙國立檔案館藏）



524通文書 補充歷史細節

近日日本媒體報道，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Frederik Cryns副教授發現，在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呈報給在平戶港的商館館長的書信中，記錄了1615年大阪（今大阪，下同）夏之陣及城池陷落的情形。其中一條是：「秀賴（豐臣秀賴，秀吉之子——筆者註）一方的數名大名，想要得到（德川家康——筆者註）赦免，在城池點火欲投往皇帝（指德川家康）一方，在逃亡前被秀賴從城牆上推落而死。另外，因為火勢不可能撲滅，失去了戰鬥勇氣的秀賴和其他的大名切腹而死，皇帝由此（中略）奪回了城池。（中略）秀賴的家臣、兵士和其他人等約一萬人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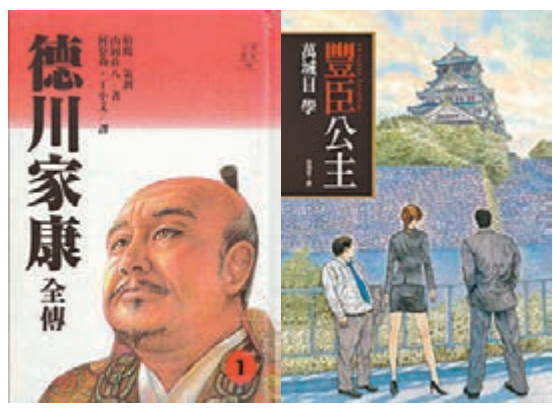
書信前半段敘述豐臣一方有大名想要叛逃並投誠德川家康，卻被豐臣秀賴推下城池殺死，是不見於過往歷史記載的新發現。這條新聞隨即被日本各大媒體報道，相信今後日本作家和歷史學家再寫到這一段歷史，會有新的題材。

新聞還提到，這部分荷蘭東印度公司駐日人員的文書一共有524通，起於1609年，迄至1633年，皆為該公司駐日人員從商人、武士處收集並報告給商館館長的資訊。這段時間恰是日本戰國末期至江戶幕府初期，預計將會對研究這個階段日本的政治、外交、經濟提供新的重要資料。

終結日本戰國的大阪之役

大阪之役為1614—1615年發生在大阪城的兩次戰役（1614年冬天的「冬之陣」，1615年5月的「夏之陣」）。對陣雙方為大阪城的豐臣家與剛建立了江戶幕府的德川家。經過兩次戰役，豐臣秀賴和他的母親瀨殿自盡身亡，幼子國松被處死，象徵豐臣秀吉功業與成就的大阪城被毀，豐臣家滅亡。

日本的戰國時代，先後經過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的征伐，至豐臣秀吉時已趨於統一。秀吉病逝前，把權力留給兒子豐臣秀賴，並設立「五大老」及



「五奉行」輔佐。秀賴年幼，雖然名義上還居於主位，但統制權漸漸落入實力雄厚的「五大老」之首德川家康手中。反對德川家康的「五奉行」之一石田三成聯絡支持豐臣家的諸侯結成西軍，德川家及站在德川一方的諸侯結成東軍，雙方在關原決戰，東軍勝利，德川家康實質上取得了日本統治權。其後，德川家康被日本朝廷封為「征夷大將軍」，江戶幕府由此誕生。

如此，在名義上繼承豐臣秀吉地位的豐臣家，與實際上統治日本的德川家，就成了複雜的矛盾。幾經周折，雙方矛盾最終激烈地浮上檯面。1614年冬，德川家率領聯軍圍攻大阪城，豐臣家則由浪人武士結成軍隊，雙方一度相持停戰，第二年5月，戰事再起，經過激烈戰鬥，豐臣家戰敗滅亡。日本戰國時代結束，江戶幕府的時代正式開始。

經久不衰的文學主題

由於極富戲劇性，這一場戰爭為文學作品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多年來許多小說都以此為題，其中較為中文讀者所知者如山岡莊八的超長篇小說《德川家康》，司馬遼太郎的《城塞》、《豐臣家族》，池波正太郎的《真田太平記》，萬城目學的《豐臣公主》。

這些作品對大阪之役這件事及其中關鍵歷史人物

的解讀各有不同。山岡莊八《德川家康》凸出表現豐臣秀吉遺孀瀨殿激烈而偏執的性格，令豐臣家與德川家的矛盾無法調和，而老謀深算的德川家康雖然曾經嘗試以其他更為圓滑的手法解決問題，卻也在對潛在對手極不信任的心態下，採用越來越無情狠辣的應對。在日本，一般人偏愛更有個性的豐臣秀吉，不喜歡城府深沉的德川家康，但山岡莊八把家康塑造為一個更趨於正面的形象。

《城塞》的主角是德川派入大阪城的一位間諜。透過他的觀察，描寫出豐臣一方主君被瀨殿與侍女圍攻控制的局面，以及德川一方處心積慮斬草除根的狠辣，表現出的是戰國武士為信念而戰的氣概。

《豐臣公主》採用虛構歷史和談諧幽默的方式，虛構出被不滿德川家的人們悄悄保護起來的一條豐臣血脈，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作者以此為關西人出一口惡氣，調侃德川家的霸道和色厲內荏。

在雙方實力懸殊的大阪之役中，雖然德川家取勝，但豐臣方的一位武將卻是日本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乃至「日本第一武將」，這就是真田信繁。明明居於劣勢，真田信繁在兩場戰役中卻有超群勇猛表現，在「夏之陣」中，他率領三千多人的部下，突進德川家康的大本營，家康一度準備自殺。真田信繁最終戰死，成為武士的典範。日本不少故事及文學作品自然就以真田為主角，例如《真田太平記》和更通俗、流傳也更廣的《真田十勇士》。在這些文學作品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NHK的大河劇《真田丸》，由觀眾熟悉的「半澤直樹」堺雅人扮演主角真田信繁。

這一次，當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的文書被發現，公佈出豐臣秀賴旗下大名背叛及被推下城池而死的細節，是過去歷史記載中所沒有的。豐臣秀賴這個人性格舉止怎麼樣？戰役進入終局時豐臣一方內部發生了怎樣具體的叛變和混亂？這些叛變者究竟是誰？這些資料帶來的問題都很有意思。至少，之後再有新的文學或其他作品，會有新的更豐富的情節了。

伊坂的死神

在芸芸一眾日本當代小說家中，伊坂幸太郎對死神角色似乎情有獨鍾，尤其在他早期作品中，往往更加是關鍵人物。處女作《奧杜邦的祈禱》（2000）中，優午及櫻都是死神式的人物，更遑論在《死者的精確度》（2005）中，直接以千葉的角色來細緻刻畫他心目中的死神形象。或許就一起回顧《死者的精確度》，小說中內藏六短篇，貫穿人物的是死神千葉。千葉的工作就是針對相關對象，進行審慎的調查，才判定是否得對此調查對象執行死亡的任務，然後向上級呈報，最終落實執行。一般來說，會有一星期左右的調查時間，但絕大部分的情況下，結果均是以「認可」告終，即會執行讓調查對象死亡的決定。當然，那不是唯一的選擇，另一可能性就是「放行」，也即是讓對象安享晚年，不在此時此刻奪去性命。

在六篇小說中，只有首篇〈死者的精確度〉中的主人翁藤木一惠，最終得到「放行」的安排，其餘各篇的人物（藤木一惠、田村聰江、萩原、森岡耕介及新田）都是「認可」收場。在考慮因何出現不同之前，首先要留意伊坂對千葉的基本性格設定，就是不帶感情去完成任務的專業人員。用小說中的描述，「我對於人類的死亡根本毫無興致……人死亡本身毫無意義，也不具任何價值。如果逆向思考，也就是說每個人的死亡其實是等同的價值。那也是我之所以不對任何人、任何時間的

死亡感到興趣的緣由所在。」千葉的自白，大抵是界定及對工作關係的切入態度作出清楚說明。

有趣的是，伊坂對千葉「非人化」的刻畫塑造，卻又非全然一致無縫的。對他來說，同樣有重視不已且成為左右決定的核心元素——那就是音樂。而這種處理手法，也非僅限於《死者的精確度》，在《奧杜邦的祈禱》中優午對鳥以及島民，又或是櫻對花等，其實同樣抱持大同小異的感情。回到《死者的精確度》上，千葉的工作可說一直緊扣不同音樂的流轉，從而有所起伏，而在過程中也一點一滴由此而與對象發生人生情感的交響，從而出現由「非人化」逐步出現人格化的轉變。雖然千葉竭力維持專業公事公辦的死神形象，但在字裡行間不難發現伊坂正逐步揉滲入味在其中，令到千葉在生死之間的徘徊，更添曖昧氣息。

當然，劈頭的〈死者的精確度〉是點題的揭開幕。本是專門接聽投訴電話的藤木一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一位著名的音樂製作人看上了，因為她有一把近乎天籟的嗓音。可是製作人因害怕一旦表明來意，藤木的表現就會大打折扣，所以故意邀約她到卡拉OK，希望可以聽到她的本音。但他的奇異舉動，令藤木以為別有用心，於是落荒而逃。本來由始至終不過屬旁觀者角色的千葉，於此時才泛起搖擺的念頭——「只是，萬一那位製作人的直

覺無誤，萬一她真的變成一名優秀的歌手，而且、而且萬一哪天CD唱片的試聽機裡頭傳來她演唱的歌聲，或許那也挺不賴的。」結果他對藤木的判定是「放行」，也即是說因為她仍有機會充實自己未來的人生，於是死神放棄了奪去她的生命，而大前提是與音樂有關。

我想指出伊坂針對千葉而作的音樂牽絆設定，其實也沒有什麼必然性的元素，就如上文提及優午對鳥以及島民，又或是櫻對花等，都是一種小說上的設定來。用這種方法入手，好處是可以製造出一種曖昧多角度可能的氛圍來。是的，即使千葉喜愛音樂，但執行死神的工作時，仍大抵執持無視的態度。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難發現，尤其在較後的篇章中如〈戀愛與死神〉及〈死神VS老婆婆〉等，均可看到千葉有一種為即將逝去的當事人去完成夢想的傾向，甚至在〈死神VS老婆婆〉中，更直言感慨地說其實新田婆婆的生活，也非不好呀。由是我們大抵可看透伊坂的用意，他正好利用死神作為一外來人，以「他者」的目光，重新去提醒當事人一些已經遺忘或或是忽略了的人事感觸。在剩下有限的光陰中，去重新喚起自己的親密記憶。死者的作用，正是為了生者而存在才出現。

書評



《死者的精確度》
作者：伊坂幸太郎
譯者：葉帆
出版：獨步文化

書介

圖文：草草

媽閣是座城

作者：嚴歌苓
出版：麥田



媽閣，澳門賭城的別稱。對梅曉鷗來說，這是座愛情和尊嚴一同崩落的慾望之城。她的祖先梅大榕因此地喪命，她的舊情人盧晉桐爬上自己的手指，同時爬上曉鷗和兒子。為了報復，梅曉鷗成了媽閣賭場的「疊碼仔」，在放債討債間機關算盡；直到2008年，她迎來房地產富商段凱文，金錢與感情對峙中，陷入難以脫身的泥淖。此時，盧晉桐再度出現，卻以罹癌病體爭奪兒子，一場親情拔河從此開展，這會是他詐賭的伎倆嗎？然而過盡千帆的曉鷗，本以為戒賭的木雕藝術家史奇瀾，將成為自己下半輩子依靠，但是最終……嚴歌苓聚焦「媽閣」賭城，糅合金錢、懸疑、愛情、鬥智元素，創作出繼《陸犯焉識》後又一精彩小說。

The Pigeon Tunnel: Stories from My Life

作者：John Le Carré
出版：PENGUIN BOOKS LTD.



英國諜報小說大師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第一本記錄六十年寫作生涯的回憶錄。年輕時曾在英國安全局與情報局工作的勒卡雷，人生經歷如小說與電影般高潮迭起。在本書中，他娓娓道來一本本精彩小說背後的真實經歷，以幽默與犀利兼具的筆調，揭開秘密世界的謎團。不管是書迷，或單純喜愛精彩故事的你，都絕對不能錯過。

我還是你，媽媽

作者：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
譯者：晴朗李寒
出版：貓頭鷹



全世界的幸福都抵不上無辜孩子的一滴淚水。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花費數年，記錄超過500人的對談，收錄101篇故事。全書內容由1917年跨越到今日，通過在戰爭時年僅2到15歲的孩童回憶，如同啟示錄般，用多種聲音拼貼出時代全景，精確描寫人性與社會。亞歷塞維奇說：假如我們不去記錄，在數十年後我們會很快地忘卻，或是拒絕面對。或許我們從來不明白何謂戰爭的真實，那不是英雄主義、家國光榮，或用戰爭換取和平所能掩蓋的，唯有透過如此貼近真實的文字，才能讓我們體悟戰爭的殘酷。今日在世界各地仍舊不時發生戰爭與恐襲，處於和平地帶的我們，唯有直視這些苦難，才能面對與理解，或許才能再次喚醒人性的良知，與了解生處和平地區的我們何等幸運。

異境之書

作者：安伯托·艾可
譯者：林潔盈、蔡敏玲
出版：聯經



全球知名小說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評論家、美學家、記號語言學權威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留給全世界讀者的最後人文藝術巨作。從遠古到現代，地平說、烏龜說、對蹠點；所羅門王聖殿、示巴女王之國；無頭人、大腳人、半獸人；亞特蘭提斯之謎與姆大陸；聖杯傳奇、尤利西斯歸國記……艾可蒐羅數百幅關於虛構之地與神話世界的圖像，將它們的傳說與故事娓娓道來，呈現人類想像力和世界觀的變化歷程，兼具趣味性、藝術性及知識性。

日籍華語作家吉井忍 探尋日本獨立書店

吉井忍攜新書《東京本屋》作客鄭州。劉蕊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鄭州報道）近日，講述日本獨立書店的《東京本屋》出版，作者吉井忍花費6年時間，走訪10家東京書店，一位選書師和一家一個人開的出版社，記錄下與他們深度交流的真實對話。日前，吉井忍在鄭州松社書店與當地讀者進行了交流。吉井忍現居北京，畢業於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國際關係專業。她曾在成都留學，在法國南部務農，輾轉台北、馬尼拉、上海等地任經濟新聞編輯。現專職寫作的她著有《四季便當》等書，作品亦見於《知日》、《讀人》、《鯉》、《南方周末》、《城市畫報》等報刊媒體。吉井忍介紹道，日本獨立書店有一特色，大多有自己的獨立出版物。「有些店主請日本作家寫一些日常的小隨筆、日記，或將一些作家的短篇小說印成很漂亮的小冊子，這些獨立出版的小本子只有自己書店有賣，裡面的文字在別處也看不到，所以雖然有些貴但是還是很受年輕人歡迎。這種做法真的很有意思也很聰明。另有一種文庫本明信片，將很小的書包裝起來貼了郵票，直接可以郵寄。在包裝上只印了這個小書裡面的一行字，沒有書名和作者，所以你不知道裡面的內容，只有買來之後才可以看。我在書店看到這本小書很可能不會買，因為作者不認識，內容不是完全感興趣。但這種包裝方式就會使你很想買一本。」吉井忍分享並展示了許多從日本獨立書店帶回來的獨立出版物，分享了許多各具特色的書店及它們的特色做法，每一家的特點甚至賣書方式都有所不同。吉井忍認為，不同形式的獨立書店大量存在，正體現出日本現實社會環境的包容性。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